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二百八十五至八

詳校官中書臣王鵬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徐秉敬

冊府元龜卷二百八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宗室部

忠一

傳曰忠為令德蓋策名委質有死無二之謂也乃有體自天極列于藩維承光日月同休宗社而內懷明德發於精衷自晦以掩君惡建義以雪國耻定策佐命以安天下扶危持顛以濟大難守節而無苟拒惡而靡憚勵

恭慎之節竭謨明之效周旋佽助彌綸罄盡奉侍勤瘁誠言敦篤至或挺身變亂而罹害感慨宗國而亡身抗志不撓瞑目無悔斯皆仁厚成於自然純亮表於性質挺咸一之德隆在三之義千載之下凜乎其有生氣矣

商箕子紂之親戚也紂為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悅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

漢燕王澤聞呂太后終澤乃曰帝少王欽若等曰帝謂呂后所立惠帝後

宮子彊諸呂用事諸劉孤弱引兵與齊王合謀西欲誅諸呂至梁聞漢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偹西界遂跳驅至長安齊王傳云使祝午紿琅邪王琅邪王馳見齊王齊王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既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求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與此傳不同疑此傳誤也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王是為孝文帝

衡山王勃景帝初七國反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心吳楚已破衡山王來朝帝以為貞信乃勞苦之曰

南方卑濕徙王於濟北以褒之

濟北王胡以為武帝且封禪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它縣償之

武平侯璜王莽居攝一年以舉兵誅莽死

陵鄉侯曾王莽建國六年以舉兵欲誅莽死

後漢慎侯賜光武族兄更始初封賜為宛王典將六部兵伯升初起置六部之兵後赤眉破更始所賜領六部亦稍散畔乃去宛保育陽聞光武即位乃西之武關迎更始妻子將詣

雒陽帝嘉賜忠故封爲慎侯

劉虞爲幽州牧就拜太尉初平二年冀州刺史韓馥渤海太守袁紹及山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於董卓遠隔關塞不知存否以虞宗室長者欲立爲主乃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見岐等厲色叱之曰今天下紛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耻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盡心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誤耶固拒之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復不聽遂

收斬使人

魏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也太祖起義兵討董卓至滎陽為卓將徐榮所敗太祖失馬賊追甚急洪下以馬授太祖太祖辭讓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到汴水水深不得渡洪循水得船與太祖共濟還奔譙

齊王族祖冏字元首魏世諸侯王多所抑損冏上書曰臣聞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故傳曰庸勲親親昵近尊賢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

族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由是觀之非賢無與興功非親無與輔治夫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獘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踈而並用之近則有宗盟藩衛之固遠則有仁賢輔弼之助盛則有與共其治衰則有與守其土安則有與享其福危則有與同其禍夫然故能有國家保其社稷歷紀長久本支百世也今魏尊賢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詩不云乎鶺鴒在原兄弟急難以斯言之明兄弟相救

於喪亂之際同心於憂禍之間雖有鬩墻之忿不忘禦侮之事何則憂患同心也今則不然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一旦疆埸稱警關門反拒股肱不扶胸心無衛臣竊惟此寢不安席思獻丹誠貢策天闕謹撰合所聞叙論成敗論凡數千言是時天子幼稚冏與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納

蜀北地王諶景耀末鄧艾兵至譙周勸後主降後主將從譙周之策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

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璽綬是日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無不為泣者

晉惠帝西遷范陽王虓與從兄平昌公模長史馮嵩等刑白馬歃血而盟推東海王越為盟主虓都督河北諸軍事驃騎將軍持節領豫州刺史劉喬不受越等節度乘虛破許虓自拔渡河王浚表虓領冀州刺史資以兵馬虓入冀發兵又南濟河破喬等河間王顒聞喬敗斬

張方傳首於越越與虓西迎帝而顒出奔於是奉天子還都拜虓為司徒

齊王攸為驃騎將軍每朝政大議悉心陳之

汝南王亮為太宰錄尚書事楚王瑋有勲而好立威亮憚之欲奪其兵權瑋甚憾乃承賈后旨誣亮與衛瓘有廢立之謀矯詔遣其長史公孫宏與積弩將軍李肇夜以兵圍之帳下督李龍白外有變請距之亮不聽俄然楚兵登墻而呼亮驚曰吾無二心何至於是若有詔書

其可見乎宏等不許促兵攻之長史劉準謂亮曰觀此必是姦謀府中俊乂如林猶可盡力距戰又弗聽遂為肇所執乃歎曰我之忠心可破示天下也如何無道枉殺不辜是時大熱兵人坐亮于車下時人憐之為之交扇將及日中無敢害者瑋出令曰能斬亮者賞布千匹遂為亂兵所害投于北門之壁鬢髮耳鼻皆悉毀焉

淮南王允元康九年入朝初愍懷之廢議者將立允為太弟會趙王倫廢賈后詔遂以允為驃騎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侍中都督如故領中護軍允性沈毅宿衛將士皆敬服之倫既有僭逆志允陰知稱病不朝密養死士潛謀誅倫倫甚憚之轉為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也允稱病不拜倫遣御史逼允收官屬以下劾以大逆允恚視詔乃孫秀手書也大怒便收御史將斬之御史走而獲免斬其令史二人厲色謂左右曰趙王欲破我家遂率國兵及帳下七百人直出大呼曰趙王反我將攻之佐淮南王者左袒於是歸之者甚衆允將赴宮尚書左

丞王輿閉東掖門允不得入遂圍相府允所將兵皆淮
南奇才劍客也與戰頻敗之倫兵死者千餘人太子左
率陳徽勒東宮兵鼓譟於内以應允結陳於承華門前
弓弩齊發射倫飛矢雨下主書司馬畦秘以身蔽倫箭
中其背而死倫官屬皆隱樹而立每樹輙中數百箭自
辰至未徽兄淮時為中書令遣麾騶虞幡以解鬬倫子
虔為侍中在門下省密要壯士約以富貴於是遣司馬
督護伏胤領騎四百從宮中出舉空版詐言有詔助淮

南王允允不之覺開陣納之下車受詔為肩所害時年二十九初倫兵敗皆相傳曰已擒倫矣百姓大悦既而聞允死莫不歎息

齊王冏趙王倫客與相結廢賈后以功轉遊擊將軍冏以位不滿意有恨色孫秀微覺之且憚其在内出為平東將軍假節鎮許昌倫篡遷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欲以寵安之冏因衆心怨望潛與離狐王盛頴川王處穆謀起兵誅倫倫遣腹心張烏覘之烏反曰齊無異

志冏既有成謀未發恐事泄乃與軍司管襲殺穆送首與倫以安其意謀定乃收襲殺之遂與豫州刺史何勗龍驤將軍董艾等起兵遣使告成都河間常山新野四王移檄天下征鎮州郡縣國咸使聞知揚州刺史郄隆承檄猶豫未決參軍王邃斬之送首于冏冏屯軍陽翟倫遣其將閭和張泓孫輔出堮坂與冏交戰冏軍失利堅壘自守會成都軍破倫衆於黄橋冏乃出軍攻和等大破之及王輿廢倫惠帝反正冏誅討賊黨既畢率衆

入雒頓軍通章署甲士數十萬旌旗器械之盛震於京
都天子就拜大司馬加九錫之命備物典策如宣景文
武輔魏故事冏於是輔政居攸故宮
成都王頴轉鎮北大將軍趙王倫之篡也進征北大將
軍加開府儀同三司及齊王冏舉義頴發兵應冏以鄴
令盧志為左長史頓丘太守鄭琰為右長史黄門郎
程收為左司馬陽平太守和演為右司馬使兖州刺史
王彦冀州刺史李毅督護趙驤石超等為前鋒羽檄所

及莫不響應至朝歌衆二十餘萬趙驤至黄橋為倫將士猗許超所敗死者八千餘人士衆驚駭頴欲退保朝歌用盧志王彦策又使趙驤率衆八萬與王彦俱進倫復遣孫會劉琨等率三萬人與猗超合兵距驤等精甲耀日鐵騎前驅猗既戰勝有輕驤之心未及温十餘里復大戰猗等奔潰頴遂過河乗勝長驅左將軍王輿殺孫秀幽趙王倫迎天子反正頴入京都誅倫使趙驤石超等助齊王冏攻張泓於陽翟泓等遂降冏始率衆入雒

自以首建大謀遂擅威權頴營于大學及入朝天子親勞焉

東海王越初為中書令徙侍中遷司空領中書監成都王頴攻長沙王乂固守雒陽殿中諸將及三部司馬疲於戰守密與左衛將朱默夜收乂别省逼越為主啓惠帝免乂官事定越稱疾遜位帝不許加守尚書令太安初帝北征鄴以越為大都督六軍敗越奔下邳徐州都督東平王楙不納越徑還東海成都王頴以越兄弟宗

室之美下寛令招之越不應命帝西幸以越為太傅與太宰顒夾輔朝政讓不受東海中尉劉洽勸越發兵以備顒越以洽為左司馬尚書曹馥為軍司既起兵楙懼乃以州與越越以司空領徐州都督以楙領兗州刺史越三弟並據方任征伐輙選刺史守相朝士多赴越而河間王顒挾天子發詔罷越等皆令就國越倡義奉迎大駕還復舊都率甲卒三萬西次蕭縣豫州刺史劉喬不受越命遣子祐距之越軍敗范陽王虓遣都護田徽

以突騎八百迎越遇祐於譙祐衆潰越進屯陽武山東兵盛關中大懼顒斬送張方首求和尋變計距越越率諸侯及鮮卑許扶歷駒次宿歸等步騎迎惠帝反雒陽詔越以太傅錄尚書以下邳濟陽二郡增封及懷帝即位委政於越吏部郎周穆清河王覃舅越之姑子也與其妹夫諸葛玫共說越曰主上之為太弟張方意也清河王本太子為羣凶所廢先帝不諱多疑東宫公盍思伊霍之舉以寧社稷乎言未卒越曰此豈宜言耶叱左

右斬之以攻穆世家罪止其身因表除三族之法
譙王承為湘州刺史王敦搆難遣參軍桓羆說承以劉隗
專寵今便討擊請承以為軍司以軍期上道承歎曰吾其
死矣地荒人鮮勢孤援絶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惟
忠與義夫復何求便欲倡義而衆心疑惑承曰吾受國
恩義無有二府長史虞悝慷慨有志節謂承曰王敦居
分陜之任而一旦作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痛疾大王
宗室藩屏寧可從其偽邪便宜電奮存亡以之於是與

悝及弟前丞相掾望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等共盟誓因桓羆馳檄湘州指期至巴陵零陵太守尹奉首同義謀出軍營陽於是一州之内皆同義舉乃使虞望討諸不服斬湘東太守鄭澹澹敦姊夫也敦遣南蠻校尉魏乂將軍李恒田嵩等甲卒二萬以攻承承且戰且守待救於尹奉虞望而城池不固人情震恐或勸承南投陶侃又云可退據零桂承曰吾舉義衆志在死節寧偷生苟免為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其令

百姓知吾心耳城沒被害

宋江夏王義恭還侍中未拜元凶劭肆逆遣召義恭先是詔召太子及諸王各有常人慮有詐妄致害者至是義恭求常所遣傳詔劭遣之而後入義恭請罷兵凡府內兵仗並送還臺進位太保服侍中服又領大宗師世祖入討劭疑義恭有異志使入住尚書下省分諸子並住神虎門外侍中下省劭聞世祖已次近路欲悉力逆之決戰中道義恭慮世祖船乗陋小劭豕突中流容

能為患乃進說曰割棄南岸柵斷石頭此先朝舊法以逸待勞不憂不破也劭從之世祖前鋒至新亭劭挾義恭出戰常錄在左右故不能自拔戰敗使義恭於東堂閲將義恭先使人具船東冶渚因單馬南奔始濟淮追騎已至壯岸僅然得免劭大怒遣始興王濬就西省殺義恭十二子世祖時在新林浦義恭既至上表勸世祖即位

彭城王義康錄尚書事文帝有虛勞疾每意有所想便

覺心中痛裂屬纊者相係義康入侍醫藥盡心衛奉湯藥飲食非口所嘗不進或連夕不寐彌日不解衣內外衆事皆專決施行

建平王宏文帝第七子元凶弑立以宏為左將軍丹陽尹又以為散騎常侍領軍將軍江州刺史世祖入討劭録宏殿內世祖先嘗以一手板與宏宏遣左右親信周法道齎手板詣世祖事平以為尚書左僕射使奉迎太后

營浦侯遵考子琨之為竟陵王誕司空主簿誕作亂以

為中兵參軍不就繫獄數十日終不受乃殺之追贈黄門郎謚吏部尚書謝莊為之誄

南郡王義宣為荆雍都督元嘉三十年遷司徒中軍將軍揚州刺史侍中如故未及就徵值元凶弑立以義宣為中書監太尉領司徒侍中如故義宣聞之即時起兵徵聚甲卒傳檄遠近會世祖入討義宣遣參軍徐遺寶率衆三千助為前鋒

劉韞長沙王道憐之孫為宣城太守晉安王子勛為亂

大衆屯據鵲尾攻逼宣城于時四方牧守莫不同逆惟
韞棄郡赴朝廷太宗嘉其誠以為黄門郎太子中庶子
侍中
劉襲長沙王道憐之孫為安城太守晉安王子勛為逆
襲據郡拒之勛遣軍攻圍不能下太宗嘉之以為郢州
刺史封建陽縣侯食邑五百户
南齊豫章王嶷嘗謂世祖曰古來言願陛下壽偕南山
或稱萬歲此殆近貌言如臣所懷實願陛下極壽百年

亦足矣帝曰百年復何可得止得東西一百於事亦濟南康縣侯子恪建武中遷輔國將軍吳郡太守及司馬王敬則於會稽舉兵反奉子恪為名明帝悉召子恪子弟親從七十餘人入西省至夜當害之會子恪棄郡奔歸是日亦至明帝乃止以子恪為太子中庶子

梁長沙元王弟藻出為使持節督南徐州刺史侯景亂藻遣長子彧率兵入援及城開加散騎常侍大將軍景遣其儀同蕭邕代之據京口藻因感氣疾不自療或勸

奔江北藻曰吾國之台鉉任寄特隆既不能誅翦逆賊正當同死朝廷安能投身異類欲保餘生因不食累日薨

尋陽王大心為郢州刺史大同七年徵為侍中兼石頭戍軍事太清元年為雲麾將軍江州刺史二年侯景寇京邑大心招集士卒遠近歸之衆至數萬與上流諸軍赴援宮闕三年城陷上甲侯蕭韶南奔宣密詔加散騎常侍進號平南將軍

南郡王大連太清元年出為使持節輕車將軍東揚州刺史侯景入寇京都大連率衆四萬來赴及臺城沒援軍散復歸揚州

河東王譽為南中郎將湘州刺史未幾侯景寇京邑譽率軍入援至青草湖臺城沒有詔班師

南浦侯淮安城王秀子也侯景之亂守東府城陷握節死之

邵陵王綸太清二年侯景反既陷東府城綸率西豐公

大春新塗將軍永安侯確超武將軍南安鄉侯駿前譙州刺史趙伯超武州刺史蕭弄璋步兵校尉尹思合等馬步三萬發自京口直據鍾山景黨大駭具船舟咸欲逃散分遣萬餘人距綸綸擊大破之斬首千餘級旦日景復陳兵覆舟山北綸亦列陣以待之景不進相持會日暮景引軍還安南鄉侯駿率數十騎挑之景回軍與戰駿退時趙伯超陳於玄武湖北見駿急不赴乃率軍前走衆軍因亂遂敗績綸奔京口賊盡獲輜重器甲斬

首數百級生俘千餘人景既攻臺城綸與臨成公大連等自東道集于南岸荆州刺史湘東王遣世子方等兼司馬吳曄天門太守樊文皎下赴京師營于湘子岸前高州刺史李遷任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又率兵繼至既而鄱陽世子嗣永安侯確羊鴉仁李遷仕樊文皎率衆渡淮攻賊東府城前柵破之遂結營于青溪水東景遣其儀同宋子仙頓南平王第縁水西立柵相拒景食稍盡至是米斛數十萬人相食者十五六初援兵至北岸百姓

扶老攜幼以俟王師纔得過淮便競剥掠賊黨有欲自拔者聞之咸止邵陵攜王綸子確為太子舍人鍾山之役苦戰所向披靡及侯景乞盟憚確在外慮為後患啟求召確入城詔乃召確為南中郎將廣州刺史確知此盟多貳城必淪沒因欲南奔攜王聞之逼確使入確猶不肯攜王流涕謂曰汝欲反邪時臺使周石珍在坐確謂石珍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以意而推其事可見今召我入未見益也石珍曰勑旨如此侯豈得辭

確執意猶堅攜王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卿為我斬之當齋首赴闕伯超揮刃眄確曰我識君耳刀豈識君確於是流涕而出遂入城及景背盟復圍城城陷確排闥而入啓高祖曰城已陷矣高祖曰猶可一戰不對曰不可臣向親格戰勢不能禁自縋下城僅得至此高祖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乃使確為慰勞文確既出見景景愛其膂力常令在左右先是攜王遣人宻導確確出謂使者曰侯景輕佻可一夫力致確不惜死正

欲手刃之但未得其便耳卿還啓家王願勿以為念也
事未遂而為賊所害
山桑侯會理南康簡王績之子太清二年侯景圍京邑
會理治嚴將入援會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將應其兄
正德外託赴援實謀襲廣陵會理擊破之方得進路臺
城陷侯景遣前臨江太守董紹先以高祖手勅名會理
其僚佐咸勸距之會理曰諸君心事與我不同天子年
尊受制賊虜今有手勅名我入朝臣子之心豈得違背

且遠處江北功業難成不若身赴京都圖之肘腋吾計決矣遂席卷而行以城輸紹先至京景以為侍中司空兼中書令雖在冠手每思興復與西鄉侯勸等潛布腹心要結壯士時范陽祖皓斬董紹先據廣陵城起義期以會理為内應皓敗狀辭相連及景矯詔免會理官猶以白衣領尚書令是冬景往晉熈京師虛弱會理復與栁敬禮謀之曰舉大事必有所資今無寸兵安可以動會理曰湖熟有吾舊兵三千餘人昨來相知尅期嚮集聽

吾日定便至京師討賊守兵不過千人耳若大兵外攻吾等内應直取王偉事必有成縱景後歸無能為也敬禮曰善因贊成之于時百姓厭賊咸思用命自丹陽至於京口靡不同之後事不果與弟祈陽侯通理並遇害建安侯义理南康簡王績之次子也太清中侯景内寇聚賓客數百輕裝赴南兖州隨兄會理入援常親當矢石為士卒先及城陷又隨會理還廣陵因入齊為質乞師行二日會侯景遣董紹先據廣陵遂追會理因為所獲

紹先防之甚嚴不得與兄弟相見乃偽請先還京得入辭母謂其姊固安公主曰事既如此豈可合家受斃兄若至願為言之善為計自勉勿顧以為念也家國阽危雖死非恨前途亦思立效未知天命如何耳至京以魏降人元貞立節忠正可以託孤乃以玉柄扇贈之貞怪其故不受乂理曰後當見憶幸勿推辭會祖皓起兵乂理奔長蘆收軍得千餘人其左右有應賊者因間刧會理其衆遂駭散為景所害時年二十一元貞始悟其前

意往收葬焉

瀏陽公大雅簡文帝之子也太清三年京城陷賊已乘城大雅猶命左右格戰賊至漸衆乃自縋而下因發憤感疾薨時年十七

忠壯世子方等少聰敏有俊才初高祖欲見諸王長子世祖遣方等入侍方等欣然升舟冀免憂辱行至繇水值侯景亂世祖召之方等啓曰昔申生不愛其死方等豈顧其生世祖省書歎息知無還意乃配步騎一萬使

援京城賊每來攻方等必身當矢石宫城陷方等歸荆州收集士馬甚得衆和世祖始歎其能方等又勸修築城柵以備不虞既成樓雉相望周回七十餘里世祖觀之甚悦河東王為湘州刺史不受督府之令方等乃乞征之世祖許焉拜為都督令帥精卒二萬南討方等臨行謂所親曰吾此段出征必死無二死而獲所吾豈愛生及至麻溪河東王率軍逆戰方等擊之軍敗遂溺死時年二十二

宜豐侯脩為秦梁二州刺史時凡嗣鄱陽王範在湓城頗

有異論武陵王大生疑防流言噂喈脩深自分釋求送質子并請助防武陵王乃遣從事中郎蕭固諮以當世之事且觀脩意脩涕泣爲言忠臣孝子之節王敬納之故終脩之時不爲不義一夕忽有狗據脩所卧牀而卧脩曰此其戍乎因大脩城壘承聖元年魏將達奚武來攻脩遣記室參軍劉璠至益州求救於武陵王紀紀遣將楊乾運援之拜脩隋郡王璠還至㟝嵺乃降於魏乾運班師璠至城下說城中降魏脩數之曰卿不能死節反爲說客那命射之間信遣至荆州元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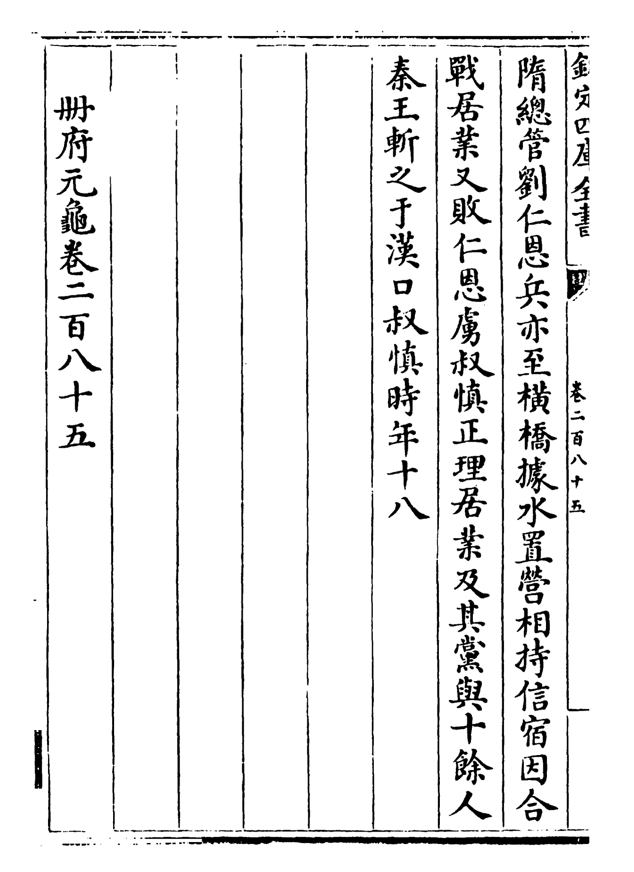
遣與相聞脩中直兵參軍陳昬甚勇有口才為峴侯見獲以辭烈被害乃遣諮議虞謇致武牛酒武謂曰梁已為侯景所敗王何為守此孤城脩荅守之以死誓為斷頭將軍陳長沙王叔堅始興王叔陵弟也宣帝弗豫叔堅叔陵等並從後主侍疾叔陵隂有異志乃命典藥吏曰切藥刀甚鈍可礪之及宣帝不諱倉卒之際又命其左右於外取劍左右弗悟乃取朝服所佩木劍以進叔陵怒叔堅在側聞之疑有變伺其所為及翌日小斂叔陵袖剉藥刀

趨進斫後主中項後主乳母安樂君吳氏俱以身捍之獲免叔堅自後扼叔陵擒之并奪其刀將殺之問後主曰即盡之為待也後主不能應叔陵舊多力須㬰自奮得脫出雲龍門入於東府城兵敗走趨新林蕭摩訶追斬之

岳陽王叔慎禎明元年出為持節都督湘衡桂武四州諸軍事智武將軍湘州刺史三年隋師濟江破臺城前刺史晉熙王叔文巴州刺史畢寶荊州刺史陳紀並降隋行軍元帥清河公楊素兵下荊門別遣其將龐暉將

兵略地南至湘州城内將士莫有固志翹日請降叔慎乃置酒會文武僚吏酒酣叔慎歎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湘州助防遂興侯正理在坐乃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下有難實是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應者斬衆咸許諾乃殺牲結盟仍遣人詐奉降書於龐暉暉信之克期而入叔慎伏甲待之暉令數百人屯於城門自將左右數十人入于廳

事俄而伏兵發縛暉以徇盡擒其黨皆斬之叔慎坐於射堂招合士衆數日之中兵至五千人衡陽太守樊通武州刺史鄔居業皆請赴難未至隋遣中牟公薛胄為湘州刺史聞龎暉死乃益請兵隋又遣行軍總管劉仁恩救之未至薛胄兵次鵝羊山叔慎遣正理及樊通拒之因大合戰自旦至於日昃隋軍迭息迭戰而正理兵少不敵於是大敗胄乘勝入城生擒叔慎是時鄔居業率其衆自武州來赴出横橋江聞叔慎敗績乃頓于新康口



隋總管劉仁恩兵亦至横橋據水置營相持信宿因合戰居業又敗仁恩虜叔慎正理居業及其黨與十餘人秦王斬之于漢口叔慎時年十八

册府元龜卷二百八十五

册府元龜卷二百八十六　宋　王欽若等　撰

宗室部

忠第二

後魏髙涼王孤平文皇帝之第四子也烈帝顧命迎立昭成羣臣咸以新有大故宜立長君大人梁蓋等共推孤孤不肯乃自詣鄴奉迎請身留為質石季龍義而從之昭成王即位乃分國半部以與之

上谷公紇羅神元皇帝之曾孫也初從道武自孤獨如賀蘭部與弟建議勸賀訥推道武為主

文安公泥國之疎族也性忠直道武厚遇之元城侯屈子磨渾少為明元所知元紹之逆也明元潛隱於外磨渾與叔孫俊詐云明元所在紹使帳下二人隨磨渾往窺為逆磨渾既得出便縛帳下詣明元斬之帝得磨渾大喜因為羽翼以勳賜爵長沙公拜尚書

陰平王烈剛武有智略元紹之逆百僚莫敢有聲惟烈

行出外詐附紹募執明元紹信之自延秋門出遂迎立

明元以功進爵陰平王

武遂子拔干遼西公意烈子道武以宗親委之心腹屢

效忠勤明元踐祚賜爵武遂子

順陽王郁桓帝之後也少忠正亢直文成時位殿中尚

書賜爵順陽公文成末乙渾專權郁從順德門入欲誅

渾渾窘怖遂奉獻文臨朝後謀殺渾為渾所誅獻文錄

郁忠正追贈順陽王謚曰簡

南平公目辰桓帝之後也乙渾謀亂目辰與順陽王郁謀殺之事發逃免獻文傳位以有定策功封宜都王

東陽公丕烈帝之孫也乙渾謀反丕以奏聞詔收渾誅之孝文時封東陽王

河間公齊烈帝之玄孫也少雄傑魁岸太武征赫連昌太武馬蹶賊逼帝齊以身蔽捍決死力戰賊乃退帝得上馬是日微齊帝幾至危殆帝以微服入其城齊固諫不許乃與數人從帝入城內旣覺諸門悉閉帝及齊等

因入其宫中得婦人裙繫之槊上帝乘而上因此得拔於難齊有力焉賜爵浮陽侯

南安王楨性忠謹孝文徵赴講武引見戒之曰每欽忠懿思一言展故因講武遠徵赴闕

建中伯志河間王齊之孫為從事中郎孝文南征微服觀戰所有箭欲犯帝志以身障之帝便得免矢中志目因此一目喪明以志行恒州事

安樂王長樂子詮為定州刺史及京兆王愉之反詐言

國變在壯州鎮咸疑朝廷有舋遣使覯詮動静詮具以狀告州鎮帖然愉奔信都詮與李平高殖等四面攻燒愉突門而出尋除侍中兼以告首之功除尚書左僕射彭城王勰孝文時為中書監侍中除中軍大將軍開府勰表以一歲國秩職俸親恤以裨軍國詔曰割身存國理為遠矣但汝以親乃減已助國職俸便停親國二事聽三分受一孝文不豫勰内侍醫藥外總軍國之務遐邇肅然人無異議徐謇當世之上醫也先是假還雒陽

及名至勰引之别所泣涕執手而謂之曰君令世元化至尊氣力危惙顧君竭心專思方治若聖體日康令四海有賴當獲意外之賞不然便有不測之誅非但榮辱乃存亡由此君其勉之左右見者莫不嗚咽及引入帝便欲進治勰以孝文神力虛弱惟令以食味消息勰乃密為壇於汝水之濵依周公故事告天地顯祖請命乞以身代孝文翊日有瘳後自懸瓠幸鄴勰常侍坐輿輦晝夜不離於側飲食必嘗之而後手自進御從孝文征沔

北還以功為司徒太子太傅侍中如故俄而蕭寳卷將陳顯達內寇孝文復親討之詔勰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總攝六師是時孝文不豫勰辭曰臣侍疾無暇六軍須有所託事不兩興精力又竭更請一王總當軍要孝文曰治戎侍疾皆憑於汝卒病如此吾深慮不濟安六軍保社稷者捨汝而誰何容更請人以違心寄宗祏所賴惟在於汝諸葛孔明霍子孟異姓受託而況汝乎行次淯陽孝文謂勰曰吾患轉惡汝其努力車駕至馬圈去賊

營數里顯達等出戰諸將大破之勰部分諸軍將攻賊壘
其夜奔退孝文疾甚謂勰曰脩短命也死生大分今吾
氣力危惙當成不濟矣雖敗顯達國家安危在此一舉
社稷所仗惟在汝身霍子孟以異姓受付況汝親賢可
不勉也勰泣曰士於布衣猶為知已盡命況臣託靈先
皇聮暉陛下誠應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但臣出入
喉脣每跨時要及於寵靈輝赫聞之遐邇復參宰臣機
政畢歸震主之聲見忌必矣此乃周旦遁逃成王疑惑

陛下受臣便為未盡始終之美非所以惡華捐勢非所以辭勤請逸正希仰成陛下日鏡之明下念愚臣忘退之禍孝文乆之曰吾尋思汝言理實難奪乃手詔宣武曰汝第六叔父勰清規懋賞與白雲俱潔厭榮捨紱以松竹為心吾少與綢繆提攜道趣每請解朝纓恬真丘壑吾以長兄之重未忍離遏何容仍屈素業長嬰世網吾百年之後其聽勰辭蟬捨冕遂其冲挹之性無使成王之朝翻疑姬旦之聖不亦善乎汝為孝子勿違吾勅及孝文

不起于行宫過祕喪事獨與右僕射任城王澄出入如平常視疾進膳可決外奏累日達宛城乃夜進安車於郡廳事得加歛櫬還載卧輿六軍内外莫有知者遣中書舍人張儒奉詔徵宣武會駕梓宮至魯陽乃發喪行服宣武即位勰跪授孝文遺勅數紙咸陽王禧疑勰爲變停在魯陽郡外久之乃入謂勰曰汝非但辛勤亦危險至極勰恨之對曰兄識高年長故知有夷險彥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禧曰汝恨吾後至耳自孝文不豫勰

常居中親侍醫藥夙夜不離左右至於衣帶罕解亂首垢面帝患多忿因之以遷怒緦每被誚詈言至厲切威責近侍動將誅斬緦承顔悉心多所匡濟及孝文昇遐陳顯達奔遁始爾慮㐫問洩漏致有逼迫緦内雖悲慟外示吉容出入俯仰神貌無異及至魯陽也東宫官屬多疑緦有異志竊懐防懼而緦推誠盡禮卒無纖芥宣武立頻幸緦第及京兆廣平暴虐不法詔宿衛隊主率羽林虎賁幽守諸王於其第緦上表切諫宣武不納緦

既無山水之適又絶知已之遊雖對妻子欝欝不樂
清河王懌宣武初為尚書僕射時司空高肇以帝舅寵
任既擅威權謀去良宗屢譖懌及京兆王愉等愉不勝
其忿怒遂舉逆冀州肇因愉之逆又構殺彭城王勰懌
恐不免肇又録囚徒以立私恵懌因侍宴酒酣乃謂肇
曰天子兄弟詎有幾而炎炎不息昔王莽頭禿亦藉渭
陽之資遂簒漢室今君曲形見矣恐復終成亂階又言
於宣武曰臣聞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是故季氏旅泰

宣尼以為深譏仲叔軒懸丘明以為至誡諒以天尊地卑君臣道别宜杜漸防微無相僭越至減膳録囚人君之事今乃司徒行之詎是人臣之義且陛下修政教解獄訟則時雨可降玉燭自和何使明君失之於上姧臣竊之於下長亂之基於此在矣宣武笑不應後靈太后委以朝政懌竭力佐輔以天下為已任領軍元乂太后之妹夫懌裁之以法為乂所疾乂黨人通直郎宋維受乂旨告懌謀反禁懌門下訊問左右及朝貴分明得雪懌以

忠而獲謗乃鳩集昔忠烈之士為顯忠録二十卷以見意焉

陽平王新成長子頤為懷朔大將軍都督後除朔州刺史及恒州刺史穆泰謀反遣使推頤為主頤密以狀聞泰等伏誅帝甚嘉之

冀州刺史元麗子顯和為徐州安東府長史刺史元法僧叛顯和與戰被擒執手命與連坐顯和曰顯和與阿翁同源別派皆是盤石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遇董狐

能無慙德遂不肯坐法僧猶欲慰喻顯和曰乃可死作惡鬼不能生為叛臣及將殺之神色自若建義初贈泰州刺史

彭城王勰子劭善武藝少有氣節孝明初梁武遣將犯邉劭上表曰偽豎遊䰟闚覦邉境勞兵兼時日有千金之費臣仰藉先資紹饗厚秩思以埃塵用裨山海臣國封徐州去軍差近謹奉粟九千斛資絹六百匹國吏二百人以充軍用靈太后嘉其至意而不許之起家為宗

正少卿

中山獻武王子熈延昌中出為湘州刺史聞劉騰元乂隔絶二宫矯詔殺清河王懌熈乃起兵上表云元乂悖逆如此孰可忍之臣忝籍枝萼思盡力命碎首屠肝甘之若薺今輙舉義兵實甲八萬大徒既進文武爭先與并州刺史陽城王徽恒州刺史廣陽王淵徐州刺史齊王蕭寶寅等俱發厎仰憑祖宗之靈俯罄義夫之命掃翦兇醜更清京邑臣親總三軍星邁赴難置兵温城伏

聽天吉熈兵起甫十日為其長史柳元章等所執遇害靈太后反正贈使持節都督兾定瀛相幽五州諸軍事大將軍太尉公謚曰文莊王

臨淮王昌弟孚為尚書右丞靈太后臨朝宦者干政孚乃總括古今名妃賢后凡為四卷奏之遷兾州刺史為葛榮所執榮平還除兾州刺史元顥入雒授孚東道行臺彭城郡王孚封顥逆書送朝廷天子嘉之顥平封孚萬年鄉男

東阿侯忻之清河王紹之孫性粗武有力孝莊帝之圖

爾朱榮元天穆也忻之客啓臨事之日乞得侍立手斬
二人及榮之死百寮入賀忻之獨蒙勞問
青州刺史暹為南兖州刺史元顗入維暹據州不屈
莊帝還宫封汝陽王
北齊趙郡王琛高祖之弟也少時便弓馬有志氣高祖
既匡天下中興初授琛散騎常侍鎮西將軍既居禁衛
恭勤慎密率先左右
彭城景思王浟為太師錄尚書自武成帝車駕巡幸浟

常留鄴河清三年二月羣盜田（姓也）子禮等數十人謀劫
湝為主詐稱使者徑向湝第至內室稱勅牽湝上馬臨
以白刃欲引向南殿湝大呼不從遂遇害朝野痛惜焉
任城王湝為瀛州刺史後主奔鄴加湝大丞相及安
德王加尊號於晉陽使劉子昂修啓於湝至尊出奔宗
廟既重羣公勸迫權主號令事寧終歸叔父湝曰我人
臣何容受此啓執子昂送鄴帝至濟州禪位湝啓竟不
達湝與廣寧王孝珩於冀州召募得四萬餘人拒周軍

周齊王憲來伐先遣送書并赦詔湝並沉諸井戰敗湝孝珩俱被擒憲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湝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歸其妻子將至鄴城湝馬上大哭自投于地流血滿面至長安尋與後主同死妃盧氏賜斛斯徵蓬首垢面長齋不言笑徵放之乃為尼

廣寧王孝珩文襄第二子也承光（後主年號）即位以孝珩為太宰與呼延族莫多婁敬顯尉相願同謀期正月五日

孝珩於千秋門斬高阿那肱相願在内以禁兵應之族與敬顯自遊豫園勒兵出既而阿那肱從别宅取便路入宫事不果乃求出拒西軍謂阿那肱韓長鸞陳德信等云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反耶孝珩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反時何與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作如此猜疑高韓恐其變出孝珩為滄州刺史至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於信都共為興復之計周齊王憲來伐兵弱不能敵怒曰繇高阿肱小人吾道窮矣齊叛臣乞扶令和稍

刺孝珩墜馬奴白澤以身扞之孝珩傷劇遂見虜齊王憲問齊亡所由孝珩自陳國難辭淚俱下俯仰有節憲為之改容親為洗瘡傅藥禮遇甚厚孝珩獨歎曰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廟筭展我心力耳至長安依例授開府縣侯周武帝在雲陽宴齊君臣自彈胡琵琶命孝珩吹笛辭曰亡國之音不足聽也固命之舉笛裁至口淚下嗚咽武帝乃止

范陽王紹義文宣第三子也後主奔鄴以紹義為尚書

令定州刺史周武帝尅并州以封輔相為北朔州總管此地齊之重鎮諸勇士多聚焉前卒長趙穆司馬王當萬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於瀛州事不果迎紹義至馬邑輔相及其屬韓阿各奴等數十人皆齊叛臣自肆州以北城戍二百八十餘盡從輔相及紹義至皆反焉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并州新興而肆州已為周守前隊二儀同以所部降周周兵擊顯州執刺史陸瓊又攻陷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周將宇文神舉軍

逼馬邑紹義遣杜明達拒之兵大敗紹義曰有死而已不能降人遂奔突厥衆三千家令之曰欲還者任意於是哭拜别者大半

襄城王亮值後主敗奔鄴亮從馬遷兼太尉太傅周師入鄴亮於啓夏門拒守諸軍皆不戰而敗周軍於諸城門皆入亮軍方退走亮入太廟行馬内慟哭拜辭然後為周軍所執

安德王延宗後主平陽之敗後主將奔晉陽延宗言大

家但在營莫動以兵馬付臣臣能破之帝不納及至并州又聞周軍已入鼦鼠谷乃以延宗為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事謂曰并州阿兄自取兒今去也延宗曰陛下為社稷莫動臣為陛下出死力戰駱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後主竟奔鄴

後周邵惠公顥德皇帝與衛可孤戰於武川臨陣墜馬顥奔救擊殺數十人賊衆披靡德皇帝太祖父也乃得上馬引去顥遂戰沒保定初追贈太師

趙王招率奴從高祖東征東夏底定招出就國宣帝不豫徵招及陳越代滕五王赴闕比招等至而帝已崩隋文帝輔政加招等殊禮入朝不趨劒履上殿隋文帝將遷周鼎招密欲圖之以扶社稷乃邀隋文帝至第飲於寢室招子員貫及妃弟魯封所親人史胄皆先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兵刃於帷席之間後院亦伏壯士文帝從者多在閤外惟楊弘元胄胄弟威及陶徹坐於户側招屢以佩刀割瓜啗隋文隋文未之疑也元胄覺變扣刀而入招乃以大

觴親飲胄酒又命胄向厨取漿胄不為之動滕王逌後至隋文降階迎之胄因得耳語曰形勢大異公宜速出隋文共逌就坐須臾辭出後事覺陷以謀反誅掊及其子弟

齊王憲太祖第五子高祖之世為晉國公護所委任天和已後護欲有所陳多令憲聞奏其間或有可否憲慮主相嫌隙每曲而暢之高祖亦悉此心故護誅憲得無患開府裴文舉憲之侍讀高祖常御内殿引見之謂曰晉

公不臣之迹朝野所知朕所以泣而誅者安國家利百姓耳昔魏末不綱太祖佐輔元氏有周受命晉公復執威權積習生常便謂法應須爾豈有三十年天子而可為人所制乎且近代以來又有一獘暫經隸屬便即禮若君臣此乃亂代之權宜非經國之治術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者止據天子爾雖陪侍齊公不得即同臣主且太祖十子寧可盡為天子卿宜規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骨肉無令兄弟自致嫌疑文

舉拜謝而出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宿心公寧
不悉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高祖將欲東討獨與
内史王誼謀之餘人莫知後以諸弟才略無出於憲右
遂告之憲即贊成其事及大軍將出憲表上私財以助
軍食曰臣聞撫機適運理藉時來兼弱攻昧事資權道
伏惟陛下繼明作聖闡業宏風思順天心用恢武略方
使長蛇外翦宇宙大同軍民内向車書混一竊以龍旗
雷動天網雲布芻粟糧餼或須周給昔邊隅未靜卜式

願上家財江湖不澄衛玆請獻私粟臣雖不敏敢忘景行謹上金寶等一十六件少助軍資詔不納而以憲表示公卿曰人臣當如此朕但貴其心耳寧須物乎乃詔憲率衆二萬為前軍趣黎陽高祖親圍河陰未克憲攻拔武濟進圍雒口收其東西二城以高祖疾班師是歲初置上柱國官以憲為之

襄安化縣公孝伯其生與武帝同日又與武帝同學帝即位引置左右孝伯盡心竭力無所廻避至於時政得

失外間細事皆奏聞宣帝即位授小冡宰帝忌齊王憲意欲除之謂孝伯曰公能圖之當以其官位相授孝伯叩頭曰齊王戚近功髙棟梁所寄臣若順旨則臣為不忠陛下非孝子也帝因踈之

隋觀德王雄髙祖族子也周大象中進爵邗國公髙祖為丞相雍州牧畢王賢謀作難雄時為别駕知其謀以告髙祖賢伏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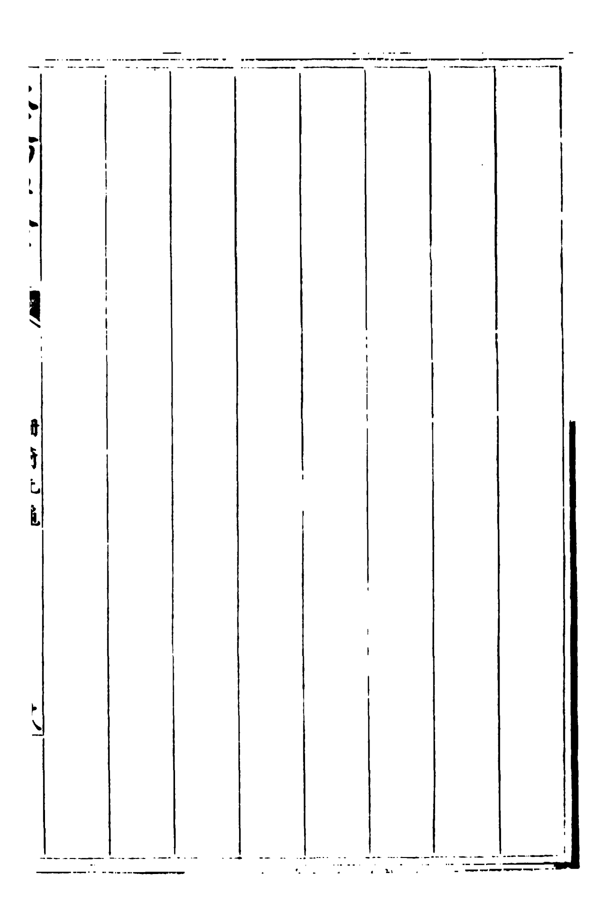
河間王弘髙祖從祖弟髙祖為丞相常置左右委心腹

高祖詣周趙王宅將及於難弘時立於户外以衛高祖

唐宋王成器睿宗長子景雲二年以晉州刺史蕭志忠為秘書監同州刺史崔湜為中書侍郎時太平公主謂成器曰待崔湜蕭志忠到當輔政廢太子以爾代之成器馳告皇太子太子與成器奏之故令停湜等官

舒王誼本代宗子昭靖太子邈之子德宗命為巳子建中四年涇原兵亂誼奉德宗出幸奉天賊之攻城誼晝夜傳詔慰勞諸軍不解帶者月餘

後唐贈太保從璟明宗長子明宗在魏府為軍士所逼莊宗詔從璟謂曰爾父於國有大功忠孝之心朕自明信今為亂兵所刼爾宜自去宣朕旨無令有疑從璟行至中途為元行欽所制復與歸雒下莊宗改其名名為繼璟以為巳子命再往從璟固執不行願死於御前以明丹赤從莊宗赴汴州明宗之親舊多策馬而去左右或勸從璟令自脫終無行意尋為元行欽所殺天成初贈太保



册府元龜卷二百八十六

册府元龜卷二百八十七　宋　王欽若等　撰

宗室部

忠諫

古人有言曰忠臣雖在畎畆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矧骨肉之親本根攸庇若乃朝政有闕君道或愆賞罰無章衆言並用而能諫之以德竭其誠心務進讜言期於開悟葢情兼家國義在君親者也與夫信而後諫不聽

則去者異矣詩曰雖有他人不如我同姓其是之謂歟殷王子比干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夫王子比干刳視其心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王暴不諫非忠臣也畏死而不信非勇士也見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遂進諫三日不去朝紂因而殺之

秦公子扶蘇始皇長子始皇益發謫徙邊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

繩之臣恐天下不安惟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

子嬰二世兄子二世時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顔聚燕王喜陰用荆軻之謀而背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為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

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鬬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二世不聽

漢淮南王安厲王長子也武帝建元六年閩越復舉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帝多其義大為發兵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賑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

天下攝然（攝安也奴協切）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劗古剪字）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與讀曰豫）非彊不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內謂封圻千里之內也甸服主治王田以供祭祀也）封外侯服（封外千里之外也侯候也王者斥堠）侯衛賓服（侯服之外又有衛服賓見於王也侯衛二服同為賓也）蠻夷要服（要以遥切言以文德求之耳）戎狄荒服（此在九州之外者也荒言其荒忽絕遠來

者也 去無常 遠近勢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竹田曰篁 習於水鬬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間中間也或八九百或千里也 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

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言其國僻遠於宗廟之貢祭皆不與也大內都內也國家寶藏也治粟官屬有都內令丞也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贅子者謂令子出就婦家為贅壻耳賴陛下德澤賑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

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踰嶺轎令竹與車也言以轎過嶺耳拕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先臣淮南厲王長間忌人姓名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謕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

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曽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

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

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

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

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内無狗吠之警而使

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邉境之民為之早

閉晏開鼂(朝字)不及夕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

形者多以越為人衆兵彊能難邉城淮南全國之時多

為邉吏全國謂未分為三之時也淮南人於邉為吏與越相境故知其地形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髙山人迹所絶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縣餘干界中越邑今鄱陽縣也積食糧廼入伐材治船邉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輙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邉城何且越人綿力薄材綿弱也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

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迺足輓車奉饟者不在其中饟亦餉也南方暑濕近夏癉熱癉黃病也暴露水居蝮蛇蠚毒也生疾疢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者閩王弟名甲已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畜養之也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陛

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組者印之綬)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兎逃入山林險阻(如雉兎之逃竄而入山林險阻之中)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勌食糧乏絶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絍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逃亡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郡都尉姓屠名睢也)又使監禄鑿

渠通道監郡御史也名祿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乃出擊之秦兵大破廼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内騷動百姓靡敝靡散也音縻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奸邪之作繇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

克言用兵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較也如使越人蒙死儌幸以逆執事之顔行顔行猶鴈行在前行故曰顔行胡郎切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藪為囿江漢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而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依形如屏風而曲之畫以黼文張於牖間依讀曰扆也憑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内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

以覆露之露謂使之霑潤澤也或露或覆言養育也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鄣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言漢發一使鎮撫之則越人賓服不煩兵往是

時漢兵遂出踰領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帝嘉淮南之意

劉向初名更生為諫議大夫給事中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為前將軍少傅周堪為諸吏光祿大夫（加官也百官公卿表云諸吏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得舉不法也）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

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為許史及恭顯所譖愬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間見於昴與卷舌之間也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皆為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非常之事故謂之變也言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中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忤猶逆也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為且復

見毀譏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言不宜用有過之臣者此議非也臣聞春秋地震為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為三獨夫動亦已明矣為蕭望之周堪及向獨夫猶言匹夫也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為將軍高后孝文間卒為名臣卒終也孝武帝時兒寛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說讀悅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恨悔也今殺寛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貰寛貰謂緩恕其罪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寛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為災異書主父偃取

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為太中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興常有詔問（興謂改作憲章）仲舒為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為庶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羣臣多此比類難一二記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移病者移書言病一曰言以病移出不居官府）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繇是言之地動殆為恭等

殆近也臣愚以為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章明也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為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為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為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白寃前事恭顯白令

詣獄置對置對者立其罪辭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為光禄勳堪弟子張猛光禄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焉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幾讀曰冀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諫曰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徵證也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甽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甽者田中之溝也甽音古犬切惓惓忠謹之意况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惟思也忠臣

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抒謂發泄之也臣聞舜命九官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韶舜樂名舉簫管之屬示其備也於韶樂九奏則鳳凰見其容儀擊鍾鳴磬而百獸相率來舞言感至和也四海之内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言文王始受命作周也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周頌祀文王清

廟之詩也於嘆辭穆肅敬也雍和也顯明相助也濟濟盛也言文王有清靜之化敬而且和光明著見故濟濟之衆士皆執行文王之德也於讀曰烏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周頌禘太祖之詩也相助也辟百辟也公諸侯也言有此賓客以和而來至止而敬者乃助王祭之人百辟與諸侯耳於是時天子則穆穆然也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此執競之篇祀武王之詩也穰穰多也又曰飴我釐麰此思文之篇以后稷配天之詩也飴遺也言天遺此物也飴讀與遺同釐麰麥也始自天

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厲王夷王之子厲王生宣王宣王生幽王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此小雅角弓之篇刺幽王之詩也良善也言人各為不善共意乖離而相怨也一方謂自守一方所向異之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小雅小旻篇刺幽王之詩也言在位卿士歙歙然患其上訿訿然不供職各失臣節甚可哀痛謀之善者則背之不善之謀依而施用所以為刺也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撓屈也不為衆曲而自屈也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

毒讒怨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此小雅十月之交篇刺幽王之詩也密勿黽勉從事也嗸嗸衆聲也言已黽勉行事不敢自陳勞苦已實無罪辜而被讒怨嗷嗷然也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薄迫也謂被掩迫也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自此以下至百川沸騰皆十月之交詩也孔甚也醜惡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朔日有辛卯日月交會而日見蝕陰侵於陽辛金日也卯木辰也以卯侵金則臣侵君故甚惡之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微虧微也言彼月者當有虧耳而今此日乃復微也言君臣失道是為災異故今人良也又曰日月鞫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鞫告也言

日月不用其常行之道以告凶災者繇四方之國無政理不能用善人也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異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沸涌出也騰乘也冢山頂也卒盡也胡何也憯曾也懲艾也言百川沸涌而相乘陵山頂隆高而盡摧壞陵谷易處尊卑失序災異大矣誠可畏懼哀哉今人何為曾莫創艾也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衆大也正月夏之四月正陽之月謂之正月繁多也訛偽也孔甚也將大也言王政乖舛陽月多霜害於生物故已心為憂傷而衆庶之人共為偽言以是為非排斥賢雋禍甚大也此皆不和賢

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賢人在下不肖居上故云易位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厲王無道民不堪命乃與相畔襲厲王厲王出奔彘）幽王見殺（為犬戎所攻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平王幽王之子）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隱元年祭伯來穀梁傳曰奔也）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春秋公羊經隱公三年四月尹氏卒傳曰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其稱尹氏何貶也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又詩小雅節南山云尹氏大師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刺之也）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謂從隱公元年至哀公十

四年獲麟也隱公十一年桓公十八年莊公三十二年閔公二年僖公二十三年文公十八年宣公十八年成公十八年襄公三十一年昭公三十二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也

日食三十六

謂隱三年二月己巳桓三年七月壬辰朔十七年十月朔莊十八年三月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三十年九月庚午朔僖五年九月戊申朔十二年三月庚午十五年五月文元年二月癸亥朔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宣八年七月甲子十年四月丙辰十七年六月癸卯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襄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十五年秋八月丁巳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冬十月庚辰朔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八月癸巳朔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朔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十五年六月丁巳朔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

朔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定五年正月辛亥朔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十五年八月庚辰朔凡三十六也

地震五

謂文九年九月癸酉襄十六年五月甲子昭十九年五月己卯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哀三年四月甲午凡五

山陵崩阤二

僖十四年八月辛卯沙鹿壞成五年夏梁山壞凡二也

彗星三見

謂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哀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東方凡三見

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

事在莊七年四月辛卯

火災十四

桓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莊二十年夏齊大災僖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成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襄九年春宋災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昭九年夏四月陳災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哀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凡十四

長狄入三國謂春秋文十一年經書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公羊傳曰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之齊榮如之魯喬如之晉焚如長狄鄋瞞之種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謂僖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莊十七年冬多麋十八年秋有蜮二十九年秋有蜚昭二十五年夏有鸜鵒來巢蜮短尾狐也鷁水鳥也蜚負蠜也晝冥晦僖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穀梁傳日晦也雨木氷事在成十六年正月雨木氷者氣著樹木結為氷也令俗呼為間樹雨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僖三十三年經書冬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未知在何月也而此言李梅冬實又云七月降霜草木不死與令春秋不同未見義所出八月殺菽謂定公元年十月隕

霜殺菽周之十月夏之八月菽謂豆也

大雨雹事在僖二十九年秋及昭三年冬四年正月雨雪靁霆失序相乘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莊六年冬十月雨雪僖十年冬大雨雪皆是也靁古雷字霆雷之急者也

水旱饑蝝螽螟並起並起猶雜沓也謂桓元年秋大水十三年夏大水莊七年秋大水十一年秋宋大水二十四年秋大水二十五年秋大水宣十年秋大水成五年秋大水襄二十四年秋七月大水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宣十年冬饑十五年冬蝝生饑襄二十四年冬大饑桓五年秋螽僖十五年八月螽文二年秋雨螽於宋八年冬螽宣六年八月螽十三年秋螽十五年秋螽襄七年八月螽哀十二年十二月螽十三年九月螽十二月螽隱五年九月螟八年九月螟莊六年秋螟皆是也螽即螟也蟲之食苗心者也螽音終螟音冥也

當是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謂隱四年

衛州吁弑其君完十一年羽父使賊弑公于寪氏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七年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十七年鄭高渠彌弑昭公莊八年齊無知弑其君諸兒十二年宋萬弑其君捷十四年傅瑕弑其君鄭子三十二年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閔二年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僖十年晉克里弑其君卓二十四年晉弑懷公于高梁文元年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十八年齊人弑其君商人魯襄仲殺子惡莒弑其君庶其宣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臯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十年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成十八年晉弑其君州蒲襄七年鄭子駟使賊弑僖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二十六年衛甯喜弑其君剽二十九年閽弑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昭元年楚公子圍問王疾縊而弑之十三年楚公子比弑其君虔于乾谿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二十七年吳弑其

君僇定十三年薛弑其君比哀四年盜殺蔡侯申六年齊陳乞弑其君荼十年齊人弑悼公凡三十六

亡國五十二

謂桓五年州公如曹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十年齊師滅譚十三年齊人滅遂十四年楚子滅息十六年楚滅鄧閔元年晉滅耿滅霍滅魏僖五年楚滅弦晉滅虢滅虞十二年楚人滅黃十七年楚滅項十九年秦人取梁二十五年衛侯毀滅邢二十六年楚人滅夔三十三年秦滅滑文四年楚滅江五年楚人滅六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宣八年楚滅舒蓼九年取根牟十二年楚子滅蕭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成六年取鄟十七年楚滅舒庸襄六年莒人滅鄫齊侯滅萊十年諸侯滅偪陽十三年取邿二十五年楚滅舒鳩昭四年楚子滅賴十二年晉滅肥十六年楚子取戎蠻氏十七年晉滅陸渾戎二十一年晉滅鼓三十年吳滅徐定公四年蔡滅沈五年楚滅唐六年鄭滅許十四年楚人滅頓十五年楚人滅胡哀八年宋滅曹又邾滅須句楚

滅權晉滅焦楊楚滅道房申凡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謂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二十三年莒子庚輿來奔之類是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貿戎地名也公羊成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貿戎傳曰孰敗之蓋晉敗之也伐其郊郊周邑也昭二十三年正月經書晉人圍郊也鄭傷桓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射王中肩事在桓五年秋戎執其使隱七年冬經書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春秋桓十六年書衛侯朔出奔齊穀梁傳曰天子召不往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周景王終單穆公劉文公鞏簡公甘平公召莊公五大夫相與爭奪更立王子猛子朝及敬王是為三君也遂

至陵夷不能復興陵夷謂卑替也繇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淆言雜亂也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糅和也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漢儀注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内尉一人主上書者獄上章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治之也朝臣舛午繆戾乖剌言志不和各相違背也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紏前後錯繆毁譽渾亂言各任私情不得其實所以營惑耳目感

移心意不可勝載言其誣罔天子也營謂回繞之分曹為黨往往羣朋曹輩也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秉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秉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言其相次如魚鱗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輻湊言如車輻之歸于轂也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言讒佞之人毀譽得進則忠賢被斥日以乖離也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導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

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稠多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繇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還謂收還也

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

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道而治也詩又云雨雪瀌瀌見晛聿消此小雅角弓篇刺幽王好讒佞之詩也瀌瀌盛也見無雲也晛日氣也聿辭也言雨雪之盛瀌瀌然至於無雲日氣始出而雨雪皆消釋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與善政則賢者升用而小人滅矣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鯀崇伯之名即檮杌也共工少皡氏之後即窮奇也驩兜帝鴻氏之後即渾敦也周公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迭互也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

於魯（季孟謂季孫孟孫皆桓公之後代執國權而卑公室也）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叔孫者叔孫通也）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此邶柏舟之詩也言石性雖堅尚有可移轉已志貞確執德不傾過於石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此易渙卦九五文也言王者渙然大發號令如汗之出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踰時三月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

論語載孔子之言探湯言其除難無所避也令二府奏佞讒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二府丞相御史也讒古諂字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詆毀也流言飛文譁於民間譁讙也故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羣小此邶柏舟言仁而不遇之詩悄悄憂貌慍怒也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事俱見論語禹稷臯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事具尚書舜典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

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乾卦九五象辭言聖王正位臨馭萬方則賢人君子皆來朝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彙類也茹牽引也茅喻君有潔白之德臣下引其類而仕之此泰卦初九爻征行也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而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

有四放之罰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而孔子有兩觀之誅少正卯姦人之雄孔子攝司寇七日誅之於兩觀之下兩觀謂闕也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尋其心迹而察之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歷謂歷觀之原謂思其本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省視也揆度也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險言曰詖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杜塞也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

消滅而衆祥並致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舊解云肺附謂肝肺相附著猶言心膂也一説肺謂斫木之肺札也自言於帝室猶肺札附于大材木也）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以繇也）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成帝即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秉政倚太后專國權數有大異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休美也）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

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一十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鳯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下繫之辭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二王之後與已為三統天地人之始也一曰天統謂周十一月建子為正天始施之端也二曰地統言殷以十二月建丑為正地始化之端也三曰

人統言夏以十三月建寅為正人始成之端也言王者象地天人之三統故有三代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此大雅文王篇殷士卿士也膚美也敏疾也祼祼灌鬯將行也京周京也言殷之臣有美德而敏疾乃來助祭于周行祼鬯之事是天命無常歸于有德也喟然嘆曰喟然嘆息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萌與氓同無知之貌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

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悟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效（效謂徵驗也）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廁近水也霸陵山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斮斬也陳施也斮絮以漆著其間也美石出京師北今宜州石是也故云以北山石為椁紵絮者可以紵衣絮也斮而陳其間又從而漆之也）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

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有可欲謂多藏金玉而厚葬之人皆欲取之是有間隙也無可欲謂不眞器備而薄葬人而無欲攻掘取之故無憂戚也錮謂鑄塞也云錮南山者取其深大假喻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厚衣之以薪言積薪以覆之也不封謂不聚土爲墳也不樹不種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棺椁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在上郡陽周縣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丘壠冢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二妃堯之二女禹葬會稽不改其列不改樹木百物之列也

殷湯無葬處（謂不見傳記也）文武周公葬于畢（畢陌在長安北四十里也）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樗里子秦惠王異母弟也樗里子且死曰葬我必於渭南章臺東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我墓及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上也）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防魯邑名也）稱古墓而不墳（墓謂壙穴也墳謂積土也）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東西南北言周遊以行其道不

得專在本邦故墓須表識為四尺墳遇雨而摧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事見禮記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於嬴博之間二邑並在太山其子死於其間穿不及泉歛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謂人立可隱肘也而號曰號謂哭而且言也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事見禮記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弟弟者言能順理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

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為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宋桓魋為石槨奢泰故激此言）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嚴襄者謂莊襄始皇父也）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藏（瘞埋）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阿謂山曲也）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為游館（多累石作槨於壙穴中以為離宮別館也）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

寶之藏機械之變作機發木人之屬盡其巧變也始皇本紀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輒射之又言工匠為機咸皆知之已下閉羨門皆殺工匠也椁棺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言不能盡其本數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周章陳勝之將項籍焚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言至其墓所者掘之而求財物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鑿謂所穿冢藏也牧者持火炤求羊失火燒其藏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罹遭也豈不

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壟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繇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詩小雅篇名美宣王考室其首章曰秩秩斯干秩秩流行也干澗也喻宣王之德如澗水源秩秩流出無極已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宮室如制謂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君子攸寧也子孫衆多謂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也及魯嚴公即莊公也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絶謂子般閔公皆殺死也

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埤下也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卒讀曰猝功費大萬大萬億也大巨也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物故謂死也流離謂亡其居處臣甚惛焉惛謂不了言惑于此事也惛音昏一古惛古閔字憂病也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安焉也謀之賢知則不說以

示衆庶則苦之說讀曰悅其下亦同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仁慈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葢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比方丘壠顧猶反也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

陵之槼宜從公卿大臣之議（槼音規摹之摹謂規度墓地也其字從木）以息衆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趙皇后昭儀衛婕妤也）向以為王教繇内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孼嬖亂亡者（孼庶也嬖愛也）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採傳記行事著新序説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帝雖不能盡用然内嘉其言常嗟嘆之時帝無繼嗣

政繇王氏出災異浸甚（浸猶漸也）向雅竒陳湯智謀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向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操執也）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

六卿分晉崔杼弒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弒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言其惡大甚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於而家凶於而國也而汝也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穰侯魏冉也涇陽葉陽皆其弟也

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窟范睢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二世齋於望夷之宮閻樂以兵殺之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産呂禄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席猶因言若人之坐於席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

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魚鱗也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寄託也內為汙私之行而外託治公之道也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東宮太后所居也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言為僚吏者皆居顯要之職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

以疑上心示宗室親近而反逆也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呂后霍后二家皆坐擅僭誅滅故為王后諱而不言也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㩜重宗族盤互盤結而交互也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皇甫周卿士字也周后寵之故處於盛位權黨於朝詩人刺之武安侯田蚡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冠山下有石自立三石為足一石在上故曰冠石仆柳起於上林其柳已死偃仆於地而更起生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

柱生枝葉扶疎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皂隸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内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援引也)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

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禄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襃睦外内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言社稷不安帝自亦不得久事皇太后也天下幸甚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

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且令出外休息以向為中壘校尉元延中星孛東井蜀岷山崩雍江向惡此異懷不能已復上奏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為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惟陛下留神察焉謹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一食奇謂成數之餘不滿者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

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比頻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大小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攝提星名也隨斗柄建十二月歷不正則失其所建首時為孟正月為陬也）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四時之孟月也當見四仲也）太白經天而行（太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為經天也）無雲而雷

雷當託雲猶君之託臣也二世不恤天下人有叛心象獨號令而無臣也枉矢夜光流星也其射如矢蛇行不正故曰枉矢流以亂伐亂熒惑襲月熒惑主內亂月主刑故趙高殺二世也孽火燒宮孽災也野禽戲庭野鳥入處主人將去都門內壞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流星犯大角大角因伏不見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日月行交道之衝也孝昭時有泰山卧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為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

夾漢而西流星也墮地為天狗皆妖星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皆著于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影響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豤豤數奸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一記故

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伻來以圖伻使也使人以圖來示成王明口說不了指圖乃了也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帝輒入之謂召入也然終不能用也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彊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信於帝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

劉輔河間宗室也成帝時擢為諫大夫帝欲立趙婕妤為皇后先下詔封婕妤父臨為列侯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謂伐紂有白魚赤烏之瑞也）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窈窕幽閑也）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塞滿也）子孫

之祥猶恐晚暮今延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上不畏於天下不媿於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市道市中之道也朝廷莫肯一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汚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惟陛下深察書奏帝使侍御史收繫掖庭秘獄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

冊府元龜卷二百八十七